

姐妹易嫁



姐妹易嫁

姐妹易嫁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王君
绘画：张锡武
张荣章
扫描：小葵
脚本：菱纱
制作：玉娇龙
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内容介绍

读书人张某时运不济，在牧羊人毛某的接济下，金榜题名，做了宰相。先前，张某主动提出与牧羊人毛家结为儿女亲家。但家境改变后，他的大女儿张荣却忘恩负义，妄图毁掉婚约，拒不与牧羊人之子完婚。她的妹妹张贞为报答牧羊人一家的恩情，毅然代姐出嫁。

后来，张宰相被起义军杀死。张荣沿街乞讨，找到了自己的妹妹，发现他们生活得很幸福，便在树上吊起一根绳，为自己安排了最后的归宿……





从前，东莱掖县一带的一个山下面，住着两户人家：一家姓毛，一家姓张。





姓毛的是一个牧羊人，他有一妻一子。妻子除了操持家务，就是在山坡开荒种地。儿子叫毛娃，长到八九岁就随着父亲跑遍七岭八沟放羊。





姓张的是个穷读书人，屡次赶考都没有得中，在这里教着几个村童度日。他的妻子生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叫张荣，小的叫张贞。





这牧羊人憨厚朴实，虽然过着贫困的生活，但每天赶着羊群，早出晚归，高兴起来还唱上两句地方戏，自得其乐。





这读书人深感时运不济，犹如蛟龙失水，整日愁眉苦脸，一面敷衍地教着书，一面做着“金榜题名”的美梦。





毛妻和张妻感情很好，她们时常在太阳底下一块儿做针线，一块儿谈天说地。





毛娃和张家两姊妹岁数差不多，感情也很好，毛娃有时把她俩领到山那边去采野果，张荣爱说爱笑、常常很瞧不起人；张贞却沉默寡言，只在那里玩，不多说话。





这位张先生虽说年纪已近四十了，可还是没有忘记赶考，希望将来能得到一官半职，荣宗耀祖。这天，他和妻子商量要进京赶考的事，只是凑不够盘缠，愁得唉声叹气。



牧羊人的妻子见张先生近日来精神特别不快，就偷着探问张妻，张妻便把丈夫的想法告诉对方，最后说：“他这都是痴心妄想，安安分分地过个穷日子，有什么不好？”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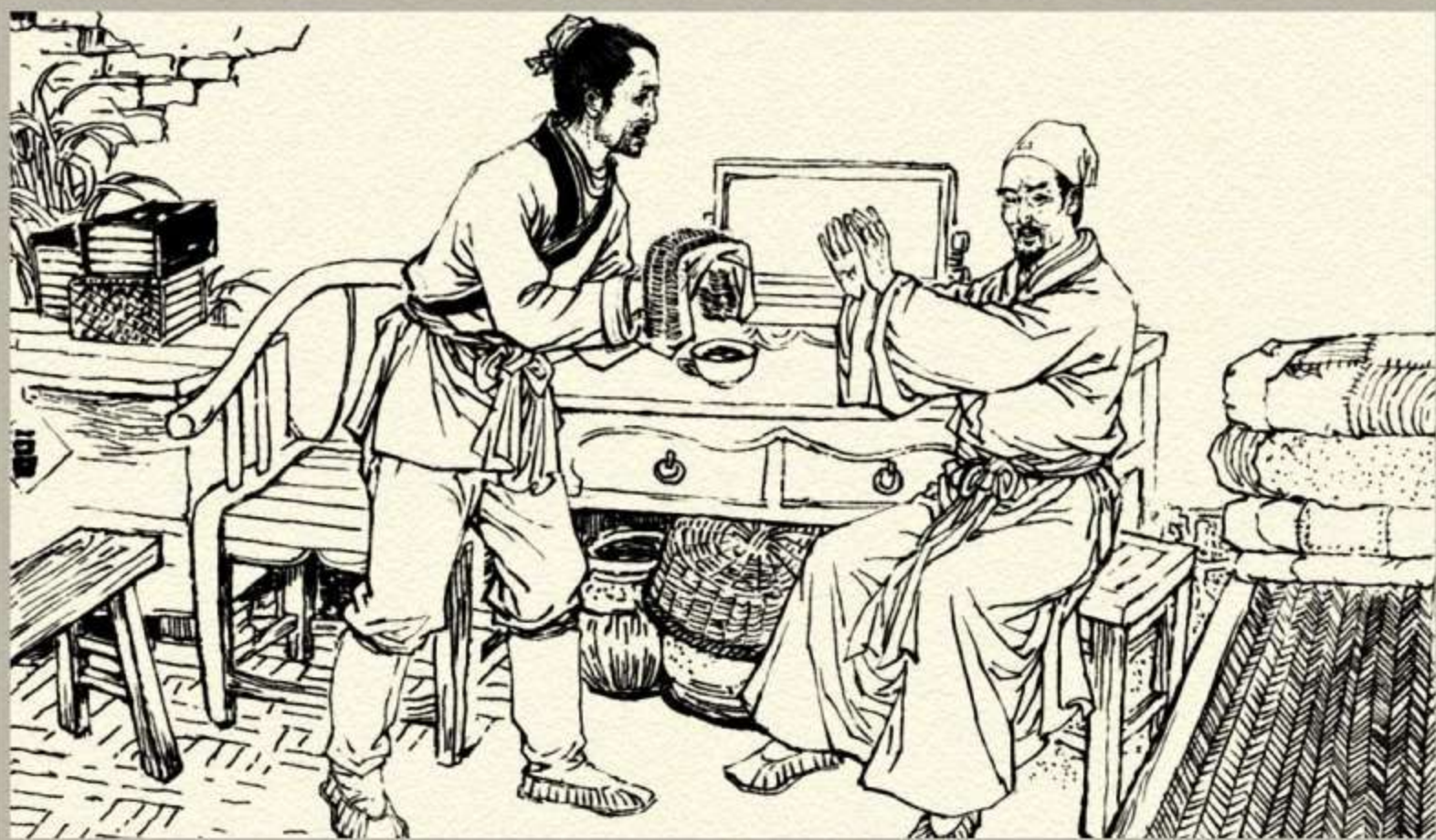
牧羊人的妻子晚间扯闲话，又把张先生的心事转告牧羊人。别看这牧羊人穷，倒是个极肯帮助人的，就和妻子计议如何帮助张先生。





第二天，牧羊人便在他那不大的羊群中，挑选了几只最好的，不声不响赶到集上卖了。





他把钱拿回来，全部送给了张先生。这张先生平时虽未把牧羊人放在眼里，但也不能不被对方解囊相助的慷慨行为所感动，同时又觉得受之有愧，一再表示不能接受。





这牧羊人却十分固执，他说：“咱们都是穷人，你有难处我可以帮助你，我有难处你也可以帮助我。你要不收下，就是瞧不起我。”张先生推辞不过，这才一躬到地，将钱收下。





终于，张先生整顿了行装，选择好吉日，决定进京了。出发前夕他特意把牧羊人一家老小三口请到自己家里来。





两家人坐定之后，张先生郑重地向牧羊人说：“我这一去，她们母女三人就托付给你了。我现在还有一个想法，不知你同意不同意？”牧羊人忙问什么事情。



张先生指着大女儿张荣说：“她跟毛娃都是在一起长大的，我想咱们两家就结为亲家，不知你心里有这意思没有？”





毛娃一听，有些不好意思，就跑了。张荣也羞得背过脸去。牧羊人夫妇素日也喜欢张荣聪明伶俐，再加上两家都穷，也算门当户对，便答应下这门亲事。





张先生走后，牧羊人一家却像对待最亲近的人一样照顾张家，有时自己家里勒紧肚皮，也不肯让张家三口人没有饭吃。





牧羊人一家的深情厚谊，张妻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，她经常向两个女儿说：“将来，千万要记住，不能忘了人家对咱们的好处！”





但令人忧心的是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张先生一直没有音讯，他的妻子每天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好，毛妻总是来解劝。





忽然有一天，有两个远道赶来的差役走进张家，说是张翰林派他们来的，接夫人和两个小姐进京，张妻不觉目瞪口呆。





差役取出书信，果然是张先生亲笔写的，他已经入了翰林院了，但信上却没有一句话提到牧羊人一家。





牧羊人的妻子多少有点不痛快，但忠厚的牧羊人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反倒替张家母女高兴，帮助她们整理行装，料理杂事。





启程那天，牧羊人一家把她们送出数里以外，张妻和牧羊人的妻子抱头痛哭，依依难舍，张妻说：“我们一到了京城，就给你们写信来。”



张妻还指着张荣和毛娃说：“他们也快成人了，再过一两年，就让毛娃到京城去，好给他们完婚。”牧羊人夫妇也点了点头。





三个十几岁的孩子也在那里话别，张荣看样子像是有点害羞又像不大愿意搭理毛娃，独自躲到一边去，倒是张贞拉着毛娃的手哭了，但她也没有说什么。





张氏母女走后，牧羊人的妻子失去了多年的邻居，很感孤寂，整日盼着京城来信，结果，春天过去了，秋天又来了，始终没有一点消息。





牧羊人的妻子几次催牧羊人去一趟京城，但是，哪儿有那么多盘费啊，牧羊人只是苦笑着摇头。





毛娃也很想念张氏姐妹，他现在只好一个人出去放羊，惘然地看着山坡上的野花。





不久，牧羊人得了伤寒病，家里没有钱医治，很快就死了。母子二人哭得死去活来。





牧羊人进了坟墓，毛娃只好凭自己的劳动养活母亲。这时，他已长成了又粗又壮的汉子，每天不是放羊就是砍柴。





牧羊人的妻子还是忘不了张家，又想起毛娃的亲事，说什么也要毛娃陪她去一趟京城。长大懂事的毛娃深知贫富悬殊，很不情愿。





正当此时，却收到张贞托人捎来的一封短信，信上只说她母亲很想念他们全家，并问前几次来信为什么不见回信。





毛娃拗不过母亲，再加看了张贞的信也有些心动，就把一群羊全部卖了，陪着母亲，离开了那居住多年的茅屋。





他们母子二人在路上受尽千辛万苦，跋涉一两千里，好不容易才算看到那威风凛凛的京城。





毛娃母子进了京城，仅说出张先生的姓名，向路人询问，路人吐了吐舌头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当朝的张宰相，你们怎么敢直呼他的名讳啊？”





问来问去，总算找到宰相府，守门人见他们穿得这般褴褛，无论如何也不肯替他们通报，这母子没有办法，只好立在石狮子的旁边。





也是凑巧，宰相夫人坐着轿子从外面回来了。她隔着窗帘看出那穿得破破烂烂的两个人很像毛家母子，便命轿夫停了轿。





宰相夫人走出轿来，叫了一声：“毛家嫂子！”毛娃和他的母亲看着这满身绶罗珠宝的贵妇人，一时间竟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





宰相夫人认准了是毛家母子，便哭了起来。她边哭边问：“我一到京城，就让老爷给你们捎信，你们收到了吗？”毛娃他娘说：“我们只在上个月收到贞姑娘一封信。”





宰相夫人把他们请进府去，给他们换身衣服，并让丫鬟立刻通知两位小姐来见毛大娘。





毛娃的母亲一心想看一看自己未来的儿媳妇张荣，结果出来的却只是二小姐张贞。这张贞拉着老人家的手，亲热地喊了一声：“毛大娘！”



张贞看见毛娃也很兴奋，但毕竟彼此都不是孩子了，只好笑着微微点了点头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





宰相夫人忙问张贞：“你姐姐呢？”张贞只回答一句：“她有点不大舒服。”便忙着给毛娃的母亲上茶。





正在这时，丫鬟进来报告：“老爷上朝回来了，请夫人到前庭有事。”宰相夫人只好让二女儿陪着毛氏母子，自己到前庭去。





宰相夫人走到前庭，只见张宰相正在生气，一见夫人，就瞪着眼问：“听说你把两个叫花子领进来了，是吗？”



宰相夫人忙解释说那是毛家母子，不料宰相更生气了，拍着桌子说：“我不认得什么毛家母子，我这堂堂相府不是叫花子待的地方！”





宰相夫人这才明白了为什么过去捎信总捎不到，便也生气地说：“你总是说我不能忘恩，你知道你离开家以后，人家怎样照顾我们母女？”





张宰相也怕闹起来让下人们听见笑话，只好低声和妻子商量说：
“多给他们几个钱，让他们回去吧，待在这里，咱们的面子好看吗？”





宰相夫人想不到丈夫做了高官，竟如此翻脸无情，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



她停顿了许多，又向张宰相提出了问题：“毛娃和荣儿的亲事怎么办？”张宰相装糊涂反问道：“哪儿来的这门亲事？”





宰相夫人冷冷地哼了一声：“当朝一品宰相，自己说出来的话都不认账，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替朝廷管理国家大事！”张宰相说：“好，好，只要你大女儿同意，我不管。”





宰相夫人赌气到西楼去看大女儿，直戳了当提起过去的亲事，不料张荣竟哭着闹着要寻死，说：“我是什么人？他是什么人？你让我去嫁叫花子呀！”



宰相夫人又气又恼，正要发作，二女儿张贞来了，她劝姐姐说：“姐姐，你怎么忘啦？过去毛大哥待咱们多好啊！”张荣把眼一瞪：“他是谁的毛大哥？我不认识他！”



宰相夫人听到大女儿说出这种话来，几乎把牙都咬碎了，说道：“我情愿一个人回老家去受苦，也不愿看到自己有一个忘恩负义的女儿！”她立逼着要给大女儿完婚。





张贞见双方僵持不下，只好将母亲拉到一边去，从旁进行解劝并说：“我再和姐姐好好谈谈。”





此时，张荣躺在床上，不吃也不喝，哭得死去活来，一会儿嚷着要去上吊，一会儿又大骂叫花子，丫鬟们都躲在外面暗笑。





张贞走进来劝姐姐说：“毛家多好啊，你忘啦，过去咱们跟毛大哥一块儿上山采蘑菇，摘野花，毛大哥为人实在不错呀！”



张荣猛地仰起脸来说：“我没有什么家乡，要我回那穷山沟子，除非我倒过头来走路！”





张贞也老大不高兴地说：“姐姐，你不应当这样瞧不起家乡，瞧不起穷人！”



张荣披散着头发，站起来尖声叫道：“小妮子，你就会说嘴，把你嫁给那个穷叫花子，你愿意不愿意？”



张贞脸气白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，最后说：“爹爹没把我许给毛大哥，要是许了，反正我不会哭哭啼啼，更不会让你来劝我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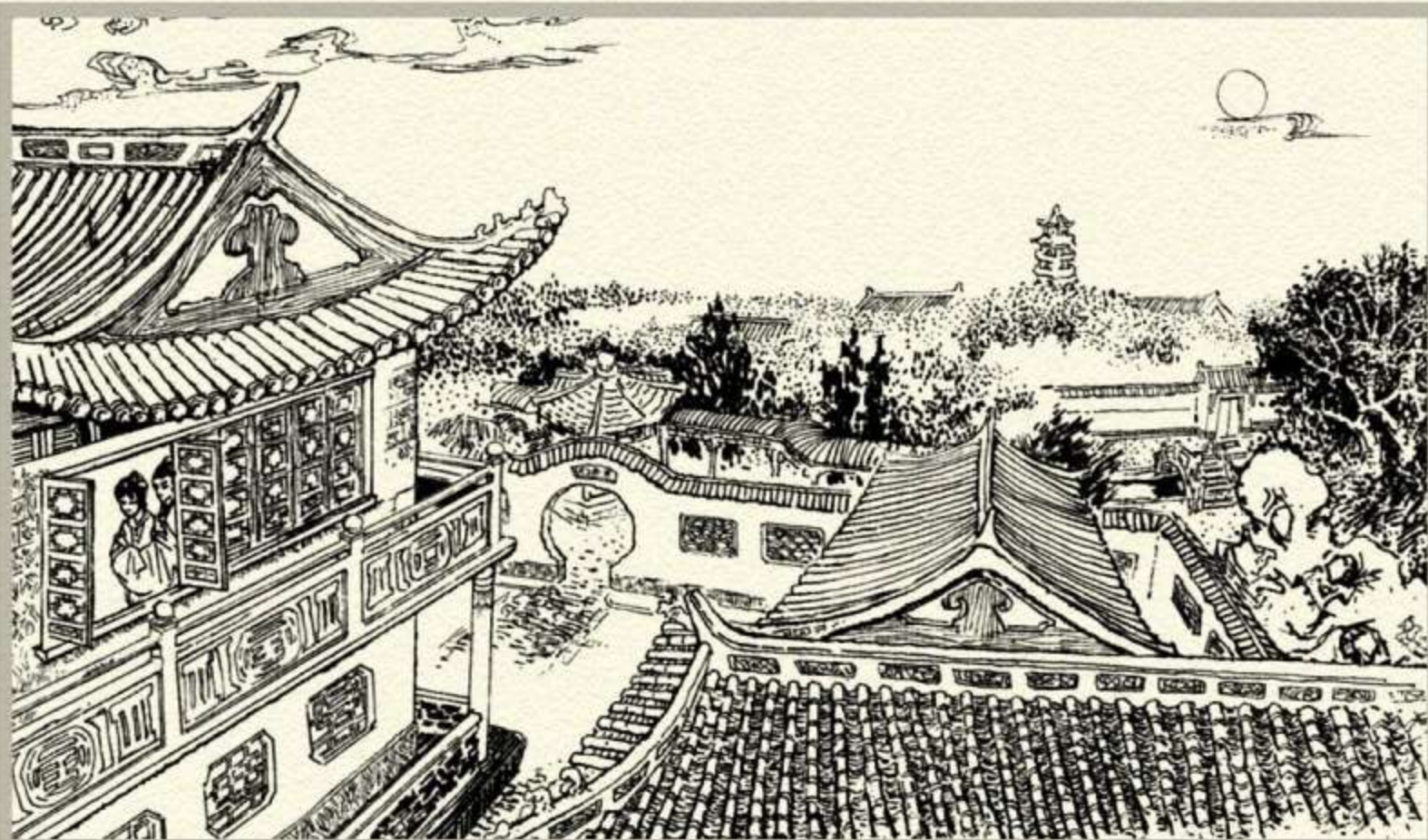
张荣指着妹妹，把脚一跺：“好，你爱他，你去吧，你去当叫花婆！”



宰相夫人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，她忍不住了，跑进来紧紧拉住二女儿的手，向大女儿说：“你跟你爹享你们的荣华富贵吧！”



她把二女儿拉到自己房中，问道：“你是娘的好女儿！咱们什么时候也不能忘记毛家，我现在就做主让你替你姐姐和毛娃成亲，你同意吗？”张贞不言不语地点了点头。



当晚，宰相夫人瞒住张宰相，给毛娃和张贞成了亲，张贞一点没有感到委屈，她早就厌烦这种小姐生活了。





第二天，张宰相知道此事，早就木已成舟，只好跺着脚向夫人说：“好，你带着你的孝顺女儿回毛家吧，像这样一门亲事，让我怎么有脸来见人！”



宰相夫人丝毫不留恋相府生活，她和二女儿及毛家母子由后门出去。临走时，她对张宰相说：“人总不能没有人心！”张宰相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们永远不许进我的门！”



他们回到家乡。宰相夫人用她自己手中的一点钱，给女儿女婿置了一点地，两家人合在一处，过着简朴的农家生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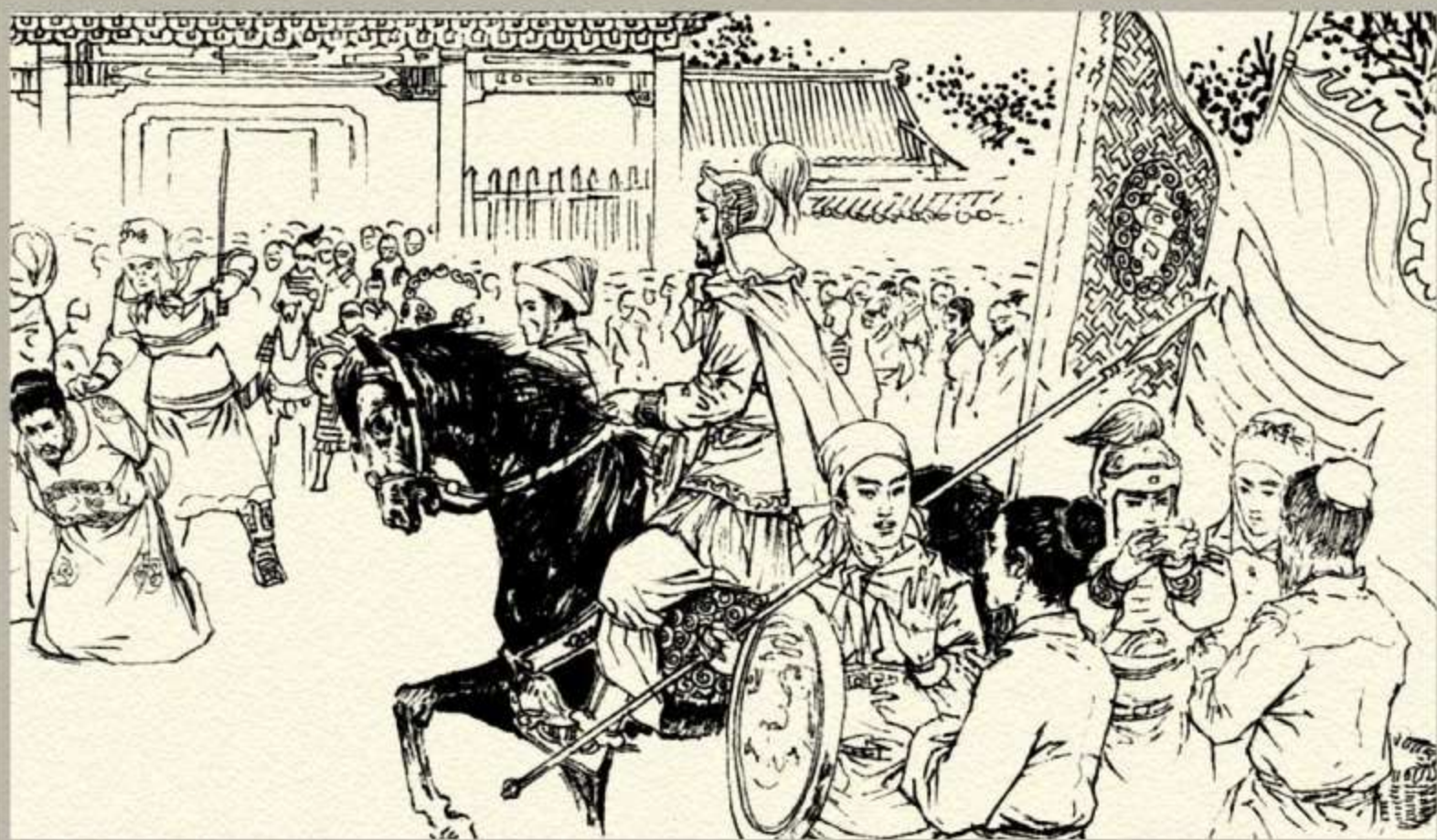
毛娃十分勤劳，他又是种地又是牧羊，张贞里里外外料理家务，小两口和两位老人在一起，过得很和睦，也很幸福。





回过头来，再说张宰相的大女儿张荣后来终于嫁给了一个新科状元，整日使奴唤婢，自己觉得好不威风。





不料好景不长，一支起义的农民军队打进了京城，张宰相因为民愤很大，被起义军杀死了。





张荣和她的丈夫逃出了京城，路上，丈夫也被乱兵杀了。她一个人举目无亲，只好沿途讨饭，这时，她才想起家乡，想起母亲和妹妹来。





和当年毛娃母子去京城一样，张荣也费尽千辛万苦，才算回到家乡。望着那别了多年修盖一新的茅屋，想进去又不敢进去。





张贞从茅屋里走出来，看见眼前立着一个要饭的妇人，就主动递过来一个窝窝头。





张荣首先认出是自己的妹妹，她忙将脸转向别处，也不肯去接那窝窝头。





张贞起了疑心，仔细一看，才认出面前就是自己的亲姐姐，她再也想不到姐姐竟成了这般模样，眼泪刷刷往下流，拉着姐姐的手却说不出一句话。





张贞把姐姐引到屋子里去，高高兴兴地喊：“娘，你看谁来啦！”
这喊声使张荣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

母亲见了大女儿，却不像张贞那样热情，她冷冷地说：“大宰相的千金小姐，你还记得这个家呀！”





毛家母子看见张荣也很欢喜，他们一句也不提过去的事，忙给她拿衣服换，又忙杀鸡弄饭。但越是这样，张荣心里越不好受。





张荣看了看母亲那难看的神色，母亲还在生气，坐在炕上，连一句话也不说。



张荣接着又看了看妹妹和毛娃，她看出这一对年轻夫妇生活得很幸福，但这个毛娃当初不正是自己的未婚夫吗？



夜里，她和母亲睡在一个炕上，只听母亲唉声叹气，想起过去的荣华富贵和状元夫人的养尊处优生活，现在，是一个梦。





忽然，一个声音在她耳畔回响，那正是当年她自己的声音：“我没有什么家乡，要我回那穷山沟子，除非我倒过头来走路！”



她“啊”地一声坐了起来，在静静的深夜里，她感到在这座茅草房子里只有她自己是孤单单的一个人。





她终于悄悄地走出了茅屋，在童年嬉戏的树上吊起一根绳，为自己安排下最后的归宿……





姐妹易嫁

聊斋誌異 收藏本 上

原著：蒲松龄
改编：王 君
绘画：张锡武、张荣章

出 版 人：刘子瑞
责任编辑：施振广
技术编辑：李宝生

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发行
天津市和平区马场道150号
邮编：300050 电话：(022) 23282867
网址：www.tjrm.cn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印刷：天津海顺彩色印刷包装技术开发有限公司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50 印张：1.76
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
书号：ISBN 7-5305-3209-X 印数：1-3500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